目　录

“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省立洛中……傅大章　蔡剑桥　张维周　苗力沈（1）

洛阳学生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李振山（13）
附件：王云屏、李福钧、朱向辰、申玉英等人回忆……（19）
洛阳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刘梦成（24）
参加洛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张兆钦（28）
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王兼三（31）

“九·一八”事变后洛阳学生的爱国运动……李乐山（37）
忆“九·一八”后洛师抗日救国活动片断……王永川（40）

我所知道的洛阳军分校……孟恒昌（42）
张学良四临洛阳军分校……郑殿起（67）
我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第五期受训忆述……李鹤龄（73）
中央军校十四期札记……李　山（76）

民国时期的洛阳田赋……毛汝采（84）

复兴社外围组织“洛阳忠义会”……刘梦成（89）

中原社会教育馆与洛阳实验区……杨依平遗稿（92）
我所知道的豫西救灾会……孙乃薰（9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河南新闻检查所（处）及在洛概况……王华农（98）
回忆《行都日报》的创办与变迁…… 董纯熙（104）
忆“五洲”和“协通”派报社…… 刘梦成（112）

中国童子军教育始末…… 李养义（115）

洛阳红枪会之形成及其活动情况…… 柴化周遗稿（127）
岳家村红枪会被国民二军岳维峻部惨杀前后…刘书堂（142）

青洪帮及其在洛活动概况……李西法口述 张纪伦整理（148）

洛阳陋俗“城隍出巡”……杨依平遗稿（157）
忆洛阳老城婚嫁旧俗……耿　彤（160）
洛阳民初汉民丧葬礼俗概述（三）……张玉林（169）

补　白：

新闻两则（23）　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30）　国府扩大纪念周（36）　国府迁洛　林森初住南营（41）　洛偃新孟宜五县保安队概况（72）　复兴社在洛丑闻一则（97）　胡子安为家乡请赈（111）　蒋介石游汉陵（114）　白马寺门前石马的来源（126）　宜阳屏阳中学（156）　吴芝圃轶闻一则（168）

“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省立洛中

傅大章　蔡剑桥　张继周　苗力沈

（一）

1933年秋，我们考入河南省立洛阳第八初级中学，她座落在洛阳老城西北隅吴家街，全校分六个班，共有师生300余人。校长李琳采取旧的一套教育方法，只是逼着学生死读书，不准学生过问国家大事。所以八中学生的功课虽然比较好，但在政治上却是死气沉沉。再是，他对学生管理，不时进行体罚——罚站、打板子……，我们给他个绰号叫“屠夫”。

当时，由于国民党热衷于打内战，对日本侵略军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接着侵占热河省。1935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我华北统治权之要求。何应钦代表国民党与日本梅津美治郎签定了“何梅协定”，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全国震惊，人民义愤，更刺痛了学生们的心灵！这样下去，岂不要亡国灭种！同时，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又使我们感到前途渺茫。我们虽然在学校读书，但国家前途、个人前途的不祥之兆，象幽灵一样一直在

我们的脑海里回荡。怎么办？前途在哪里？出路在何方？我们不得不日夜思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二）

1935年秋，河南省立洛阳第八初级中学和河南省立洛阳第三女子中学（校址在西大街）合并为河南省立洛阳初级中学（简称洛中），分男、女生两院：女生为一院，100多名学生，设三个班；男生为二院，200多名学生，设六个班。全校共有师生近400人，男女生各在原地上课，学校统一管理。周勤学（女，字筱沛）出任校长，她系北平女师大毕业，“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她主持工作后，在与进步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将洛中这个教育园地变成了革命的熔炉。

周校长反对死读书，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活动；废除学校检查私人信件的制度；她提倡写白话文；严禁打骂体罚学生；她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女学生不要涂脂抹粉。同时，她还大胆地聘请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吴芝圃（当时叫吴纯甫，字遂之）、傅希晨、郝德青、王仲清（女）、习东光、张汉英等教师先后到校，分别在一院、二院任教。吴芝圃等几个老师，原系共产党员，后因党组织被破坏，失掉了联系。但他们仍然坚持为党工作，进行革命活动，象火炬一样到处点燃革命之火。

吴芝圃老师到校后，分在二院给我们教国文，他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利用上课机会，以当时日寇指使汉奸搞的香河县暴动、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成立“冀察政务

委员会”等事件，向我们说明日寇侵略的严重情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快就在同学中引起了共鸣，引起了轰动，赢得了大家对他的敬仰和信任。开始他还讲讲课文，后来大家说课文我们自己学，请他在课堂上专门讲时事政治问题。这样吴老师的国文课几乎都变成了政治课。傅希晨老师的历史地理课也成了政治课。上课时，他们还结合一些文章的主题，一边讲一边联系实际。如讲都德的《最后一课》、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古诗《卖炭翁》等文章，对我们进行生动有力的启蒙教育，引导我们去关心时局和社会问题，了解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惨景，认识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的现实，鼓励我们去思考问题并找出正确答案。当时，我们年纪虽小，却开始意识到要解决个人的前途问题，只能是先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要解决国家社会问题，只有坚决抗日，才是出路。

周筱沛校长经常利用纪念周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要求大家完成“时代使命”。她指出现在是处在“黑暗与黎明”之交，旧时代与新时代更迭的混乱关头。她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替帝国主义分裂国土，进行宰割人民的内战。”她告诉我们“除作肃清汉奸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外，别无生路。”当时，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提出“妇女应该回到家里去”的反动口号，国民党也随声附和。周校长对此极为愤慨，专门组织女同学阅读《新妇女论》，进行“妇女应该到家里去吗？”的专题讨论。讨论时分正、反两个组发言争辩。她亲自帮助正面发言的马光庭同学准备发言稿，详细阐述实行男女平等、妇女应该参与社会活动的理由等。周校长讲述“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的辩证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系时，要男生不要成为软弱无能的书呆子，女生应该剔除妇女素有的缺点，竭力刚毅化、社会化。周校长平时象母亲般慈祥厚爱，启发引导学生争取自由解放，主持正义，敢于斗争，使学生们感到温暖、可敬。尤其是在她婚后怀孕时，仍然坚持工作，那从不懈怠的高尚品德，给同学们，特别是女生们做出了榜样。

在吴芝圃老师和周校长等的启发引导下，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快在学生中传播开来，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许多同学如饥似渴地要求进步。周校长为满足同学们的要求，特将学校经费挤出一部分，购置了一批进步图书，如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人的著作。吴芝圃、傅希晨等老师不断给一些同学提供和介绍进步书刊，如《读书生活》、《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大众哲学》、《青年自学丛书》等等。这些书刊份数不多，许多学生争相传阅，大家从进步书刊中看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书刊查禁甚严，所以出版、发行都受到检查和非法扣留，因此一些进步报刊常出现“开天窗”（即文章被删，版面出现空白）或采取“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发行。当局越是这样禁止，大家就越是争抢购买阅读。在斗争中，同学们识破了国民党害怕真理的丑恶面貌，很快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记起来的，当时三年级男生中有李福钧、吕晋印（后改名晋夫）、李振山、郭图、侯得会、张克俭和我们四人等，女生中有王云屏、马光庭（彦）、许瑞英（林彬）、魏德秀、张希骞、赵慧敏、郭怀良、袁玉华等。一、二年级的同学中也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经常找吴芝圃、傅希晨等老师借书、谈问题，接受教导。

（三）

1935年冬，国民党进一步顺应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形势急剧恶化，祖国半壁河山危在旦夕。北平学生在这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2月9日组织起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抗日救国。然而却遭到了大批军警的弹压、逮捕。这就是发生在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何罪？爱国无辜！12月16日，北平学生不屈不挠，又一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这次运动冲破了国民党的统治，很快得到了全国上下的响应。正好与红军北上抗日，一路粉碎国民党军队追击堵截，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

我们洛中学生从周校长和各位进步老师处得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看到了传单。一天下午课后，男生院发现布告栏内贴出了北平学生的传单，大家争相观看，群情激昂。同学们自动到礼堂集合，经过议论决定立即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组织请愿，进行游行示威。记得当时，各班推出两个代表，他们是：李福钧、吕晋印、李贵、王文堂、岳烈、宋希皋（勋明）、焦琦、司马哲等。并推选出侯得会、傅大章、张克俭为学校代表，侯德会负总责。当时，因周校长去开封，傅大章和李福钧找吴芝圃老师汇报，他表示热情支持，要我们到一院与女同学联系，全校男女同学一致行动。接着，吴老师帮助我们起草了《河南省立洛阳中学全体学生为反对华北伪组织及援助各地学生自动救国运动告

全国同胞书》。当天晚上，我们和各班代表开会，决定联络本城各校，迅速行动，并拟写好几份传单，连夜派人送到附近各个学校。第二天一早，傅大章到女生部，侯得会到省立洛阳师范等学校进行联络。

傅大章到女生部找到王云屏（伯彦）、朱向辰（罗加）等同学。原来他们也已行动起来，由王云屏负责。事由是几个女生在周校长办公室发现北平寄来的传单，晚上拿到教室宣读后，大家群情激奋，表示要游行，请愿抗日。商量由马淑英同学以请假回家的名义到男生院通消息。

当时，洛阳的中等学校有：省立洛阳师范、明德中学、河洛中学、复旦中学、洛阳职业学校、洛阳县立师范等，各校都在行动。省立洛师是洛阳的最高学府，行动较早，他们推选党金柱（党若平）为代表与各校联系。经过联络，各校很快组织起来，一致同意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并推举党金柱为这次游行请愿的总指挥。各校自行准备传单和标语，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收复东北失地！”等。当时，国民党政府曾下令不准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我们虽然没有写此条，但在游行时却高呼这个口号。我校还散发了铅印的《告全国同胞书》。

约在12月20日以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记得是个阴天，刮着西北风，一早各校就列队到城西北角的运动场集合，洛师附小、县立一小高年级的同学也参加了，共有一千几百人。队伍分两路纵队浩浩荡荡向西工地区进发，一路上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沿街群众夹道观看，同学们边游行边向市民进行抗日宣传，有的群众也跟着我们喊起了口号。

队伍到西工广寒宫前的广场，即洛阳警备司令部门前，由学生代表党金柱等出面，找祝绍周司令（因为祝是国民党在洛阳的最高人物，掌握洛阳大权的代理人）请愿。祝避而不见，派了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军官出来应付。他说什么：国家大事是中央管的，根本不用我们操心。当学生的应当安心学习，努力读书等等。大家一听这些陈词滥调，就纷纷反驳他，他被学生质问急了，便举手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同学们虽然同情他，但认为他不能解决问题，哄他回去，要祝绍周出来。

祝绍周终于出来了，他看到学生们情绪激昂，就用软的办法，花言巧语来哄劝大家。他说：“中央不是不抵抗，打仗得要很好的准备，不准备或者准备不好都不行。政府已在进行准备，大家要相信政府，相信蒋委员长。你们的爱国精神可嘉，但光凭热情不行……”。祝本想以此来安抚住学生，但是他这个腔调，更激怒了学生，大家一致要求要到南京去，找蒋介石请愿。这样学生不再与祝纠缠，便调转队伍，冒着风寒，忍着饥饿，呼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进发。祝绍周感到事态扩大，就调出军校学员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分两路追上我们，把学生队伍夹在中间行进，美其名曰“保护学生运动”，实际是威胁、控制学生的行动。我们在行进中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不答话，有的只是笑笑，但也有个别的小声安慰学生：你们放心，不会伤害你们。

洛阳东车站到了，入口处关闭，我们只好从站舍右侧围墙的缺口处冲进去，把大门搞开，大队学生一涌而入，占领了车站，控制了车站东边的瀍河铁桥，使列车不能通过。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表去找站长要车皮到南京去，站长躲了起来，大家就坐卧在铁轨上拦阻火车。这时祝绍周从西车站调来一台机车，由几个军警押着吼叫着向东车站卧轨的学生们开来。我们一看国民党来了这一套，更加恼火，坐在铁轨上的学生有的干脆卧倒，把头枕在轨道上，有的对着即将开来的机车大喊："你们有胆量的，过来压压看！"机车试冲了几次，大家纹丝不动，机车只有在口号和怒骂声中掉头逃去。学生们的卧轨行动，使陇海铁路交通中断。约至下午4时，祝绍周被迫派来一名高级军官（据说是参谋长）到车站来见学生代表。他装出一副同情学生的样子说：你们的精神可嘉，到南京去请愿不是没有道理，但不能都去。要去，可以派出代表，祝司令负责报告请示。今天你们先回去，听候答复。这时由于天色已晚，祝被迫让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代表们商量之后，大家列队回校。

洛阳学生通过这次请愿示威，冲破了洛阳这座古城的沉闷局面，全城沸腾了，学生在怒吼，市民也开始了行动，掀起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爱国热潮。

这次学生爱国运动是一堂伟大的实践教育课，鼓舞了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学生们得到了锻炼，认识了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少积极分子自觉地接受党的主张，希望参加共产党的队伍。阅读进步书刊、办壁报等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学生逐步增加。12月底，周校长特地在一院举行了一次全校联欢晚会，男女同学济济一堂，演出了动人的文艺节目表示祝贺。

全国各省市的学生都在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滚滚洪流，波澜壮阔，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便急忙

下令，全国各学校提前放了寒假，学生运动暂告平息。

（四）

1936年2月初，洛阳各学校相继开学，学生们都回来了，国民党害怕学生们再“闹”，开学后就放出风来，要各校派代表到南京去。吴芝圃老师及时向我们揭露国民党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干，指出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叫我们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把各班的壁报办好。当时，我们曾想联络各校成立洛阳学生联合会，以便进一步开展学生运动。这时，国民党把学生总代表党金柱同学搞了下去，换上了他们的学生，以省立洛师为中心筹组御用的洛阳学联，企图把洛阳的学生运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经吴老师同意，我们向同学们及时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坚决拒绝参加。后来，根据吴老师的意见，大家商量组织一些同学到洛阳附近乡下，向广大农民及群众宣传抗日并教唱进步歌曲。周校长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学校组织同学几次到城郊农村，早出晚归，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一些积极分子利用同乡、老同学的关系，分别到洛师、明德、河洛、洛职、县师等学校，向学生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

我们学校的同学，经过近一年时间运动的锻炼，觉悟在不断提高，积极分子队伍在扩大，一些同学更是向往共产党。当时，吴芝圃老师虽未接上组织关系，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杰出活动，成为洛中学生的明灯，使洛中这颗明星成为洛阳全城的进步堡垒。国民党洛阳当局为了破坏这个阵地，就想方设法在我校三年级的几个落后男生中，发展“复兴社”的外围组织——“良友读书会”。4月初，我们发现周廷

秀、康林彦等几个人经常鬼鬼祟祟在一起，不久，他们连学校也不来了，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后来，发现他们经常在城外，好像在开会的样子，但毕业考试快到了，他们又不得不回来准备功课。因他们久不到校而无任何理由，就造谣说，不回校是怕进步学生对他们过不去……。周校长了解他们的行径，追问时批评了他们，要他们立即返校准备毕业考试。

李福钧同学搞到了周廷秀、康林彦等几个人参加反动"良友读书会"的集体照片，交给了吴老师。我们又发现此事与训育主任焦云亭有关。于是，我们研究，在我们毕业前，以焦云亭不学无术，又欺压学生为理由，发动学生将他赶出学校，拔了这个钉子。

（五）

1936年6月底，我们三年级同学毕业，离开洛中不久，吴芝圃老师就恢复了组织关系，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工委的领导工作，并负责豫西地区的工作，在洛中学生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学校党组织在周校长的得力掩护下，把洛中变成了一个国统区的革命大熔炉，培养出了千百个青年干部，为抗战开始后党在各方面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毕业之后，有的同学到开封或在本城就读高中、师范，有的同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回家。但人虽离开学校而在洛中受到的党的教育，却一直鼓舞着我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年底"双十二"事变，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释放蒋介石，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主张，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使我们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37年元月刚放寒假，

从开封回到洛阳的几个男女同学找吴芝圃老师要求入党，吴老师分别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李福钧等同学也先后由吴芝圃等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有更多的原三年级学生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据我们回忆和初步了解，1936年夏，洛中毕业的111名男女同学中，先后入党、参加革命的有49人，占44%多，这是洛中的革命之花结出的革命之果。1936年秋后，在洛中上学的同学人数更多，受党的教育时间更长，参加革命的同学比第一期更多。

今日回顾1935——1936年洛中的历史，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但当时的许多生动史实和老师吴芝圃等同志，以及后来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的音容，仍然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脑际，使人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怀念敬爱的老校长周勤学同志，在外地工作的同学一到郑州，定要去看望问安。周校长还象当年一样爱抚着她辛勤培育出来的学生。

洛阳的学校有着她的光辉历史，我们衷心祝愿洛阳学校的师生，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发扬光荣传统，谱写出新的更美丽的篇章！

1986年10月

本文作者：傅大章，伊川县白元村人，1919年生，1936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太行山区县大队长，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书记、芜湖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现离休。蔡剑桥，原名厚信，1919年生于洛阳市，1948南下时任团政委，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现住北京国防科委干休

所。张继周，孟津县游王庄人，1948年任解放军团政委，后调中央广播电视局电视部无线处，现离休住北京市。苗力沈，伊川县苗沟人，1920年生，洛中毕业考入洛师，1936年入党，1937年在太行区工作，解放后在上海广播电台工作，现离休住上海市。



1937年洛中部分师生合影。左上一为郝德清同志，右上一为周筱沛同志。

洛阳学生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

李振山

“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我东北三省后，又于1935年5月提出对我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屈辱的“何梅协定”使我国丧失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日寇贪得无厌，又于10月指使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暴动，11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命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实现其夺取我华北五省的计划。全国人民舆论沸腾，北平（京）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于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大游行。

北平（京）学生“一二·九”爱国游行的传单寄到河南省立洛阳初级中学一院（女生部）后，女同学竞相传告。三年级丙班班长王云屏命女同学马淑英把传单送交二院（男生部）男同学阎漳有，并打电话到开封，请在教育厅办事的周勤学（字筱沛）校长回学校。二院男同学看到布告栏里贴的“一二·九”北平学生游行传单，震动很大，谈论救国代替了课业学习。

周校长于1935年8月接任洛中校长后，常给同学们讲解救国道理，追述“五·四”运动和她亲身参加的“三·一八”爱国运动，说她自己出国留学是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盼望“同学们长大，拯救我们苦难的祖国……。”这次，她又把报

纸上登载的北平（京）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消息念给同学们听，大呼“日寇又要象当年占我东三省一样，夺取我们的华北五省，……我们不当亡国奴！”教师吴纯甫（芝圃化名，中共党员）示意侯得会、傅大章到女生部找三年级丙班班长王云屏商议响应“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决定利用同乡和熟同学关系与各学校联络。侯得会、傅大章、王云屏(女)、朱向辰（女）、魏景云（女）分别到省立洛师、洛职，私立明德、河洛和洛阳县师等校进行活动。

省立洛师学生素有革命传统，当时他们的校长李名章（字呈符）是洛阳的蓝衣社(即复兴社)骨干，他拥护蒋介石“先安内（剿共）后攘外（抗日）”的“国策”，利用他在学生中建立的秘密组织——忠义会、青年学社在学校进行思想统治，对一般同学压力很大。“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从洛师转学到开封读书的时光远（曾参加共青团）回校串联，教务主任许安本（思想进步）命其弟许安国与王和（仲平）发动同学们响应“一二·九”北平(京)学生爱国运动，许安国与王和串通了党金柱、罗昭武、李庆勋、李相乾、李士元等在各班级进行鼓动。洛中学生侯得会、朱向辰等到洛师找王和、党金柱接谈，见洛师校内抗日热情高，双方决定分头到各校接洽，商讨行动计划。吴纯甫老师曾授意侯得会等同学，根据洛阳当前封建统治的严酷局势，应尽量采取温和请愿的方式，以爱国热情感动洛阳的军事当局。侯得会在洛师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上提议：要有秩序、有纪律地游行请愿。当即得到农林、洛职、明德等校学生代表的赞同。商定于12月28日全城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齐往西工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

周请愿抗日。

那天，原定在西北运动场（后花地）集合，洛中学生队伍刚进入广场，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官生随即举着非常醒目的写着“保护学生运动”、“指导学生运动”的大横幅进场，后面跟着大队持枪的士兵。通过联络员传信，学生游行队伍改变行动路线。洛师党金柱叫洛职、明德、农林等校学生集中洛师，直奔西工，洛中、河洛、县师等校学生由西北隅转赴西工，两处学生在巩洛警备司令部门前会合。路上各校学生队伍秩序井然，监视的军警不多，互不相犯。巩洛警备司令部门前汇集的学生近2000人，党金柱等代表申明游行请愿目的，要求祝绍周司令接见全体同学。

祝绍周在司令部里面接见了党金柱、侯得会、王云屏等各校学生代表之后，随同学生代表到司令部门外正言厉色地对全体学生训话，大意是：同学们爱国抗日的精神可嘉，本人也赞成抗日。但是抗日须作长期准备，何时抗日，乃是党国大计，须待中央政府决定。我把大家的要求电告委座（即蒋介石），听候指示。你们回学校好好读书，等待时机，为党国效忠。大家对祝绍周的讲话非常不满。党金柱与几个代表交换意见：“我们去南京请愿！反对不抵抗主义！”当即通知各校代表：“继续游行，听候安排。”祝绍周指派一些军官，分别带领各校学生返校。笔者当时是洛中三年级学生，正是头年在洛中进行军训的教官雷殿福（中校）等带领我校学生东行，没走多远，后面又赶上来一大批军人，分走在学生队伍两侧，护（押）送各校学生进城返校。

下午继续游行，直奔火车站，要车皮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总指挥党金柱、李相乾先派人到东车站看望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